

· 話 劇 ·

村外邊

吳 競 路 匆 等作

吳 競 執筆

東北人民出版社

· 三 幕 話 劇 ·

邊 外 村

吳 競 路 匆 等作

吳 競 執筆

東北人民出版社

一九五四年·瀋陽

編號：3995

邊 外 村

著 者：吳 競 路 芻 等

出版者：東 北 人 民 出 版 社
(瀋陽市馬路灣)

發行者：新華書店東北總分店
(瀋陽市馬路灣)

印刷者：東 北 新 華 印 刷 廠
(瀋陽市鐵西區裕工街)

字數：49,400
印數：1—8,079
定價：2,400元

一九五四年四月第一版
一九五四年四月第一次印刷

人 物

鄭長青——三十四歲，邊外村黨支部書記，轉業軍人。（簡稱支）

張 德——四十歲，邊外村村長，一臉黑鬍楂子。（簡稱村）

耿老五爺子——五十八歲，鬚長髮白，曾參加過游擊戰爭。（簡稱五）

秋 雲——二十歲，村長之女，青年團支部書記。（簡稱秋）

春 鶯——十八歲，青年團員。（簡稱春）

桂 香——十七歲。（簡稱桂）

張華武——二十五歲，護林委員。（簡稱張）

陳福貴——三十二歲，曾在山海關販賣過茶葉。（簡稱陳）

陳 妻——三十歲。（簡稱妻）

春鶯娘——五十三歲。（簡稱春娘）

桂香娘——五十歲。（簡稱桂娘）

羣衆若干人——（甲、乙、丙、丁……）

第一幕

時間：某年早春時節。

地點：長城旁邊的一個山村——邊外村，村長家的院子裏。

佈景：石砌的花牆，木柵欄門。緊靠牆角的老楓樹下，有着石墊和石凳。這種石墊石凳，盛夏可納涼；又可以做飯桌。此外，養蠶用的傢具和梨筐、炭簍、騾馬的馱架等物，也都安置在適當的地方。遠望背陰山，矗立雲際。隨着山峯起伏的古萬里長城，雄偉而又莊嚴……。所有這一切，都在顯示着山村生活的獨特色彩。

山麓和林叢，煙霧繚繞，是太陽剛出來的時候。

幕啓：古鐘聲悠揚響起……。

樹上的烏鴉拍打着翅膀飛去。不管甚麼鳥兒也停止了叫聲。秋雲在院裏餵蠶，一陣人們的吵鬧聲傳來，便停手傾聽，但，過一會也就瞭然了。春鶯上，懷裏抱着幾本書，老遠就尖聲喊叫着：「秋——雲——姐，秋——雲——姐……」。突然被人們的吵鬧聲所吸引，呆望着，這時她就忘掉了自己來的目的。

秋：春鶯！

春：啊！（驚醒地）秋雲姐，這不又吵上了嗎？

秋：嗯，（滿腹心事地）可不怎的，起早爬半夜的吵啊。也不怨，人們也真想不出章程嘛。這不是，一早天還沒亮，我爹就出去了。

春：那，支書呢？

秋：還沒回來呢！

春：真的，秋雲姐，攔誰還不一樣！就說我吧，一想起這件事來，心裏就急，一急呀，就要抹眼淚。

秋：（笑）又來了，抹眼淚有啥用啊。來吧，你來瞧瞧，咱們這蠶長得多快，（用手比量着，誇大了若干倍）這麼大的個！

春：是嘛！哎，我看看。（剛一邁進柵欄門兒，忽然想起一件事，又退回來了，興致勃勃地把那幾本書高舉在頭頂）差點叫我忘了，你看看，這是啥？

秋：拿來，拿來。

春：不，（又倒退了好幾步，引誘地）我偏叫你着會急嘛，你看，這是啥玩藝？

秋：啊，我認出來了，那是一本農民課本。

春：一點兒也不對。

秋：（又猜）速成識字法。不，是一個劇本。

春：你算猜不着了！（這時從柵欄門走進來）你大點眼睛睜着，你看，這是啥玩藝？

秋：（驚喜地）啊！這不是一本養蠶的書嗎？

春：你再看看下面。

秋：哎喲，養蜂、菓樹、園藝……好春鶯，你快告訴我，這些寶貝

從哪兒來的呀？

春：（驕傲地）你佩服我不？

秋：嘿，看把你美的！我猜着啦，準又是那區上通訊員小劉給你
「鬼搗」來的。等着吧，明個小劉再來「扎乎」，我得狠狠地
問他一頓，憑什麼有書偏給春鶯看？啊，啊……。

春：秋雲姐，（天真地）這可是我託人家買的，你可不能派人家一
身不是啊。

秋：（忍不住，噗哧地笑了一聲）春鶯，我看看你，哎喲，小臉蛋
兒都吓白啦，心裏又鬧什麼鬼兒啦？

春：（認真地）別瞎猜，秋雲姐，有啥事還能不當你說嘛。你聽我
說呀，秋雲姐，咋下晚我又做了一個夢，真恨人，到現在想起
來還憋屈呢。

秋：十七八啦，還總鬧小孩子把戲呢，又是什麼夢，我給你圓圓吧。

春：（講夢）約摸是公雞剛叫一遍的時候，我爬過了背陰山的頂
尖，好像是新從一個什麼學校裏學習回來似的。啊，四、五年
沒跟咱邊外見面啦，滿山遍嶺一色綠油油的，有松樹、柏樹，柞
樹也發了芽啦。天，好像還下着毛毛雨，那長城砲樓上都站滿
了人，有你爹，還有咱們支書，他們都向我招手說：「春鶯，
你可回來啦，我們盼你把眼睛都盼紅啦。」哎呀，我真是又驚
又喜，心蹦蹦跳跳地快要跳出來了！我說一句什麼話呢？我就
說，我記得我是喊着說的：「鄉親們，謝謝你們，我春鶯這回
帶回來的經驗可多啦，養蜂，養蠶，栽植各種菓木樹，咱邊外
再不是窮山惡水了……。」

秋：（笑了起來。）

春：（嚮往地）多好啊，秋雲姐！等我到家一看，哎呀，我媽面朝裏坐着抽煙，我叫了幾聲，她連理都沒理。我趕忙跑到後院一看，多傷心啊：蠶都讓雞叨走了，蜂箱子也給蹬翻了，我氣的哭了起來，我跳腳哭，打滾兒哭，一下子就哭醒了。秋雲姐你說，多彆扭啊！

秋：別做夢啦，昨個支書到區上去不就專爲了這件事兒啊，這回叫你樂也樂不完。

春：是真的？真是嗎？

秋：我還能騙你嗎。哎，你快把這書送給長喜看看去。

春：哼，你呀，就知道惦着長喜。

秋：小丫頭！（抓春，春嘻皮笑臉地掙脫，跑下。）

（在牆口遇上張華武，他肩上扛着封山育林的牌子，一邊走一邊喝喝咧咧地唱。）

張：嚇！（怔怔地）這小嘎子！

秋：張華武，你看見我爹沒有？

張：見着了，正在文化站給大夥開會呢。（說着，一躍便進了院）爬了一早晨大山，腿都溜直了。（像有了一個什麼重大發現似地）嗯！我說秋雲，你怎美個滋兒的，要跟長喜辦喜事兒怎的？（秋笑了笑）不對就拉倒，我是大猜悶兒。

秋：你沒聽聽，開一早晨會了還沒開完？

張：一半會兒開不完，我沒閒空聽。這回你瞧好吧，南山北嶺都叫我給釘上牌子了，這回叫他抬頭是封山育林，低頭還是封山育林，看誰還不自覺。你爹說給我一個胳膊箍，當官憑印幹事，你找來，我好帶上它，往後我好執行任務。

(秋入內取出，並給張帶上。)

秋：支書不是說了嗎，封山育林是咱國家一個長遠計劃呢。

張：可不，這可不是件小事兒，如今人們都亂了營了，再待兩天小屯子快散花了。這個要搬家，那個要挪墳，都說窮邊外不燒炭生活不了啦。可不管他咋的，我同意，封山護林，我最開竅。

秋：養蠶，養蜂，侍弄菓木樹也能生活呀。

張：這話着啊。可人們就是不認頭嘛，要像你我這思想，那敢情好了，連邊外大石頭都得變成金子。

秋：拉倒吧！張華武，說着說着大話就跟上來了。

張：哎，這怎叫大話，你知道不，早先我張華武憑啥從山南朝你們北溝搬？

(這時，街上人聲吵雜。)

秋：街上出什麼事兒啦？

張：(探望了一下)嚇，不好，上來一堆人。

(五氣沖沖地進院子裏，坐下。村應酬不暇，邊說邊進院，後跟春娘，桂娘。陳蹲在牆頭上看熱鬧。)

春娘：咋着！不讓咱燒炭，咱搬家也要限制？

陳：消停消停，消停咧……。

村：(不耐煩地)我說你們先回去行不行？怎麼還跟家裏來了？這成什麼話！

桂娘：你是村長，不跟你跟誰？

村：咳！告訴你們一句實話吧，支書不回來，什麼底兒也沒有。

春娘：興老五爺子燒，就興咱們燒。

五：你們老攀着我幹啥！我打過游擊，送過情報，你們知道我死活

多少回？

桂娘：（不服氣地）咱對八路軍共產黨也不是沒有貢獻啊！你說，朝大山上送飯，還有抬擔架，哪回少了咱娘們啦？

村：拉倒吧，老提那過五關斬六將的事幹啥，什麼時候說什麼話。封山是國家政策，說不興動，動一根兒也不行！一個人還非得叫人強迫！（一眼看見陳，滿腹不快地向他走去）我說陳福貴呀，挺大個人你怎還上牆頭啦？

陳：還不與我看看熱鬧？

村：給我下來，探頭探腦的像個啥玩藝！

（陳唧唧囊囊地滑了下來。靜場片刻。）

張：大家都請回吧，（咳嗽了一聲，壯壯膽子）請回吧，等一會兒支書開會回來就有一定之規了。你們看，方才我還說呢，早先我憑啥朝你們北溝搬？我就相上你們這片山啦。

桂娘：（憤怒地）別扯那個，還不是怕「大肚子」隊搶你們！

張：有你們山北這羣幹將，「大肚子」隊怕啥。那時候要是提起咱們支書鄭長青，還有村長帶人上來了，好乾淨個「大肚子」隊，連馬都不敢下，攛屁股跑。

桂娘：（不耐煩）別說啦，別說啦，這窮邊外你早就應該回山南去。

張：山南！你們又提到山南了，北面淨是些兔子不拉屎的禿山，「大肚子」隊把山給剝光了，連點擋掩都沒有，一到春秋山水下來，嚇！（誇張地）吓破你膽，大的，小的，多大個兒石頭都有。就像你們這些小房子，一砸就是一個窟窿；還有颳大風，就像這小房蓋，一擡，「嗖」傢伙，連影你都看不着。你們還

要砍山？真是，不經一事不長一智啊，你們悶在小山溝裏，好像井裏的蛤蟆……。

春娘：媽的，張華武，你小子可別損人，你們山南若不叫咱邊外，早就叫〔大耳朵〕隊給洗光了。

張：（心服口服地）那倒是，山北的爺們娘們是有點能耐，山南人早知道，可你們思想差勁！

春娘：（不悅）張華武，你說，我們怎差勁，你說！

村：拉倒吧，拉倒吧，別瞎唧咕啦！

秋：春鶯娘，桂香娘，陳福貴大叔，若不你們就進屋坐坐吧！封山育林對咱們有很大好處，咱不燒炭了，還可以想別的生活呢。

張：可不，游擊那年頭還不全仗那些大樹啊，如今砍光了，也怪於心不忍的呢。

桂娘：不管咋說，老百姓不能不生活。

春娘：燒一擔頭子炭，也管上了，還生活咧！

村：你看，誰說不叫生活來的！游擊那年頭咋受來的，現在就咬咬牙吧！啊！忍耐忍耐吧，不是我不同意你們燒炭，可這封山育林是國家政策嘛。（煩惱起來）你們也得替我着想着想，我爲了啥？我不執行命令上級逼我，我也不圖三大倆小的……哎！（央求地）都回家吃飯去吧，春鶯娘，桂香娘，張大嬸、老李他大叔，你們還想讓我咋的？都回家吃飯去吧！啊，去吧！支書不是上區給咱研究辦法去了嗎，等他回來，就有一定之規啦。去吧……。

春娘：對，你反正這事兒完不了，等支書回來！好，等就等。（扭身下。）

桂娘：好吧，咱們到底看你們這後步棋咋擺！（同張下。）

（妻突然從外面進來。）

妻：喲，（沒頭沒腦地）你們這是幹啥哪？秋雲哪兒去了，我找秋雲。

陳：你又來幹啥，老娘們家家的，「迷」着得咧！

妻：你少管我！（直奔秋。）

秋：你有啥事？陳大嬸。

妻：咳！這不是國家號召封山育林了嘛，家裏又不能燒個炭，唔的了，我尋思怎的咱還不得討個生活嘛。

陳：看你這囉嗦勁兒，什麼事你就快說！

妻：你少管我，我還沒當村長報告你呢，日頭照屁股你也不起炕！

陳：嘿，這回我可不怕你報告了，封山育林是國家的政策，讓我半夜起來也沒有用！

妻：我沒空答理你。秋雲啊，聽說你們「鬼搗」那家蠶，柞蠶都怪有出項的，就怕咱粗胳膊笨腿的侍弄不好。我尋思着，掏弄點種，再跟你們學學藝，要實在尊貴呢，化兩個錢也行啊。

秋：這你說哪兒去了，你若願意，明個咱就幫助你。

妻：哎呀！（非常高興地）你說如今這姑娘們，咋都這麼好啊。

陳：（早就不耐煩了）行啦，行啦，一會孩子又餓叫喚了，你還鬧什麼！

妻：我說你怎麼老管我，你若不怕可蠢，我就在人前抖漏抖漏你！

（從陳腰裏拽出酒壺向大家）村長，秋雲，你們看看，這還像個過日子人哪！這不是，才剛又從合作社打來酒啦。

陳：別弄瀝了，（一把奪了過來）能喝算我能賺！

妻：丟臉不丟臉！（揭穿地）連孩子的錫子你都給賣了，那也是你賺來的？

陳：（頗為意外）你咋這樣不要臉，別說我踢你！

妻：（毫無畏懼地）你得敢，這不是過去那個年月啦！

村：得了，我說陳福貴，不怨你媳婦說，往後你也得像點樣兒。

陳：哎呀！村長你說，我能幹啥，一個買賣人出身，肩不能擔擔，手不能提籃，種莊稼呢，又是個二八月，勉強燒點炭，又趕上個封山！

村：把你那點山坡子地侍弄好了，也够你們老婆孩兒吃喝了。

陳：不行啊，將來還得想個買賣，還是那玩藝來錢衝啊。

村：你別想那外快，好好幹，幹啥還不吃碗飯。

妻：（一把拉住）快給我回家，你也幫我侍弄侍弄菜園子。

陳：走就走唄！還拉拉扯扯的幹啥！（同妻下。）

村：（看了看五）老五爺子，這回你看見了吧，不好辦哪……。

五：（煩惱地）這炭……說什麼你還是得讓我燒啊。

村：老五爺子，什麼事情你也得隨個大流啊，人家都不燒，你偏燒，這不是不公平嗎？

五：我想不通啊。（勾起往事）你就說早先打游擊，我老五爺子爬山越嶺，不分晝夜送情報，對咱八路軍共產黨貢獻也不算小啊！你說，邊外這塊寶地，過去在人家手裏，咱想拔根樹毛都不行啊。可下子歸了咱了，政府倒限制上了，老五爺子不是個糊塗人啊，咱說話得對得起過去那番革命！

村：咳，這也是國家一條政策嘛。

五：就是政策，也不能外着咱們哪。

村：（乾脆地）算了，老五爺子，過去咱怎擁護八路軍共產黨來的呢，現在也應該擁護八路軍共產黨的政策嘛！

五：八路軍共產黨我是到哪年都擁護啊。（出於至誠）就說那王縣委，早先在這兒打游擊那時候，哪回來不住在我老耿頭家裏；可從他一進城，就把我老耿頭忘了，連看看都不來了。

村：人家工作挺忙的，哪有工夫來看咱們哪！沒忘啊，上回我到縣裏開會，他還特意請我到他客屋，抽煙，喝茶，還打聽你來呢。

五：（懷疑地）他還打聽我！嗯……。

村：可不，可關心咱們啦，他還說，邊外可是塊實地呀，應當組織大家力量好好開發。

五：連炭都不讓燒了，還怎麼開發。俗語說：「千日生不如一日熟」啊，就像我們長喜跟你們秋雲他們「鬼搗」那蠶，剩多剩少不說，我看那也不是個正經營生。

秋：（抓住機會）早先楊午橋滿山滿嶺地養蠶，憑啥咱就不能養？

五：楊午橋！那是他媽的惡霸地主，他那力量有多大。再說，你也不是不知道，光那些歪戴帽子的技術員，人家請了多少哪！就那樣，歸終他也還不是靠咱們給他燒炭生活呀。

秋：咱就先不說這個，就說……。

村：哎……對了，別總說那些沒影的話。

秋：這怎叫沒影的話呢，爹呀，你說咱不燒炭了，不正應該把山蠶都放起來嗎？

村：喂呀！說着說着就跑「轍」了，你讓我省點心吧，別在這事上讓我操心了。你別看老五爺子，人家這一點，看的可準確。

秋：我就不信，不燒炭，也不發展蠶，爹，你可是村長，將來你要大夥都餓着嗎？

村：你說得可太厲害了。人們都不知足，游擊那年頭怎受來的。咳！尤其你們年輕人，一點不能艱苦，你們的心怎麼越來越浮華了。

五：（贊成地）這話着，別總想高口味，村長你若說這話，我老五爺子贊成。

村：是嘛，那你就別再提燒炭了。

五：（出乎意料）這怎能是一回事呢？

秋：就說燒炭這件事吧，要我說山歸咱們了，就該保護，誰也沒忘吧！那年發大水，若不叫砍山，何至於一冲好幾個村！

五：那是千年不遇。早先年秦始皇到這兒閑邊，早就封過咱們，說龍王爺累折了腰，也拱不動邊外。

村：不管你說啥，老五爺子，還是別違反政策算對。你知道，我也是一肚子委屈。爲人民服務就得滿足羣衆要求，可羣衆要求燒炭。咳！

五：是嘛，燒那一點炭能有多大影響。再說，長喜跟秋雲，也該辦事情了，不像早先那麼講究吧，也得順過眼去。

秋：五大爺，你若指着破壞政策來辦喜事啊，那可辦不到！別說長喜他不能願意，就是他願意我還不願意呢。

五：咳！這是老人的心思，你們不願意，老人也要這麼張羅。

秋：五大爺，你要這樣做……。 （不悅，走進屋裏去。）

五：（對村）村長你看看，別老因爲這件事惹孩子們不樂呵呀！秋雲這孩子可總也沒跟我紅過臉兒，你倒是給我老五爺子一個痛

快不？（站起來欲走。）

村：（為難地）咳！這份村長我算當够够的了！還不如打游擊，那是一股腸子，反正你死我活，一幹到底。可現在的事情就太囉嗦啦，一天忙也忙不出個頭緒來，結果到時候一總結，好處不多，壞處總是一大堆。咳，真糟心！

五：若說燒炭，我老五爺子還算末節，眼下你得先讓我挑選一根房梁。

村：哎呀，那還了得！不行，不行，要不等支書回來再說。

五：誰回來也是那碼子事，還是那句話，什麼事情也不能外着我老五爺子。

村：咳，我說老五爺子，你也應該照顧點影響啊。

五：誰跟我老五爺子學，我就問問他，打游擊那時候你咋不跟我學？（下。）

村：（緊趕了幾步）咳！真沒辦法，哪管讓你隨便燒點炭呢，你可千萬別放樹呀！

秋：（推門出來）爹，看你，怎能隨便答應他燒炭呢？

村：咳！這有啥辦法，要不他就要放大樹了！

秋：這不更違反政策了嗎？

村：咳，政策，政策，咱們就靈活運用點吧。你看看支書回來沒有？……（見秋不動）你倒去呀！跟我囑什麼嘴，你尋思是你老公公，我就鬧私人感情嗎？不是，政策遇到這種具體情況，就得靈活運用，往後這樣事情還多着呢。……去吧，啊，去吧！

（秋在大門口正遇見桂、春。）

春：秋雲姐，支書來了沒有？

秋：（沒好氣地）哪來了！

春：跟誰生氣了？（看村便悟）我看他打後山下來啦，我還喊他叫他上你們這兒來。

秋：是嗎？

春：可不，哎！秋雲姐，你咋的啦？

秋：（想了又想）沒咋的，先核計咱們的……。

（這時，支書走到石牆前，看他們在說話，停了一下。）

村：（對秋等）你們又嘀咕什麼呀？婦女方面你們也得好好的動員動員，封山育林是國家的長遠計劃，若再講不通，就說是我下的命令。

支：哈哈，你命令啥呀？

村：哎呀，你怎麼才回來呢！

支：我繞到後山上去了。

村：怎麼，那個大山你還沒爬够啊。

支：看看長喜的蠶場。我說老張，背陰山那兩棵大松樹哪兒去了？

村：啊！老劉家拉去做棺材去啦。這回可封山了，哎，你還記得不，有一天，天剛矇矓亮，小鬼子上來了，咱兩個蹲在樹樑巴上，一頓排子槍消死一個日本小隊長，要不著那一回，咱邊外又得遭禍呀。咳！（煩惱地）好漢不提當年勇，我說方才的事情你知道不？牛犢子拉車——又亂套了。

支：聽張華武說啦。這個事在區上研究過了，可以組織大夥編筐篋，解決眼前的問題。

村：哎呀！好啊，我早就說這是個辦法，這回都叫他們改善改善生活，省着他們成天鬧。